

# 舞剧《素食者》如何诠释韩江笔下的人性寓言

◆ 朱 光



新民  
艺  
评

第三个是姐姐仁惠的视角。妹妹入院后幻想自己是一棵可以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营养的树。姐姐意识到家庭和社会对妹妹的不公,但自己也无能为力。最终,英惠因营养不良导致生命垂危被送往大医院,而姐姐凝视着窗外燃烧的树叶,等待着……

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表示:“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,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。”韩江自己表述,这是一个“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”的故事,也是一部关于“一个人能否完全清白无辜”的追问。《素食者》是一个力透纸背的庞大而细腻寓言。

如果从未看过作品文字,单纯看舞剧《素食者》,是断然看不出清晰的三部曲、三个视角甚至连贯的故事的,但是确实可以看出关键情节的片段呈现。舞剧作为可以呈现些许情节、大量情绪的融合视觉、听觉的知觉艺术,重在氛围营造、感官激发、美学追求。

舞剧《素食者》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做到了极致。首先,舞蹈演员的服饰既丰盈又约束。每个人的紧身衣上又有着不同部位的“海绵增强区域”——似乎是伪饰,也是人格变形的外化。其次,舞美的基调整体偏向黑灰,但是有一个几乎与舞台面积相仿的圆形钢结构,垂下来如透明塑料流苏一般的帘幕,配上现场调配的声音,如雨幕,如森林,偏柔。颇为值得赞赏的是音乐人在现场演奏MIDI电子乐,且进行实时拟声。如同恐怖片的声效可以为电影上大分一样,这部舞剧的音乐在或压抑或释放的情绪流淌时,同步现场声效加分不少。

舞剧不应该有文字。全剧偶尔有旁白作为情节解说。其余的情绪状态,基本靠声效强力辅助。要以舞蹈演员的肢体去“叙述”情节,真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。在视觉画面上,临近剧终的“燃烧的树叶”被体现得唯美——舞台上营造氛围时“下雪”已经太过常见,而在舞台上“下”了如细如细荧光棒一样“火雨”,确实唯美动人到“无以言表”——这是全剧唯一的亮色了,其余时段一概是黑灰和大地色的压抑。“火雨”似乎是星星点点的希望,但,也就星星点点。

舞剧《素食者》是指引我们再次阅读原著的钥匙。它把文字具象化了,尤其是把阅读这则寓言的情绪放大了,可视了,可感知了。舞剧有舞剧的追求;文字有文字的印象。评判舞剧与评判文学的标准完全不同,但是通过艺术家的不同语汇创造的场景,凸显出的情感链接了文字、舞台乃至生活。

剧情演绎至此,身边响起了抽泣声,紧接着传染至整个观影厅,抽泣声覆盖了银幕配音的旁白。当然,一部让人哭泣的影片并不说明其品格优劣,而要分析哭泣背后的发酵反应。《重返狼群》的当下意义即在于从中折射了诸多人性思考:人类在梦里孜孜以求的爱与忠诚,竟然在一条狼身上实现了。它颠覆了人们对狼的认知。反观人类面对物质利益时的贪婪攫取,在猖獗的盗猎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——在若尔盖草原,盗猎者展现一幕幕强盗式的野蛮行径,要把狼族赶尽杀绝,挽回带血的钞票。从电影院出来,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疑问:人类究竟自何时起,利用一切教化手段,对狼等野生动物进行大肆丑化与妖魔化的呢?应该有许多年了吧。这让那些非法盗猎者占据了道德高地,有了实施犯罪的理由,他们为剥下一块狼皮,总是先要做许多铺垫,打出“为民除害”的金字招牌。好在像李微漪这样有大地情怀的人渐渐多起来,当地政府也建立了草原自然保护站,将狼列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,为狼族的生存提供了法律保障——重情重义的狼王格林,可在辽阔无边的大草原安然长眠。

2024年,当中国的舞剧团队向韩国作家韩江拿到《素食者》改编版权后的几天,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了获奖者——韩江,她也是亚洲首位获得诺奖的女作家。上周,舞剧《素食者》在上海YOUNG剧场举行了世界首演。

看准《素食者》的能量,而主要以肢体去诠释文字的舞剧改编,需要莫大的胆量。这个胆量,挑战了舞剧呈现情节的制约、观众对诺奖作品舞台化的想象甚至舞台剧尤其是舞剧的创作规律。

因为,舞剧历来不擅长叙事。《哈姆雷特》作为被搬演次数最高的话剧,平均每15分钟就会在世界某地上演——但是其舞剧版本400多年来屈指可数。舞剧可以呈现情绪、状态、感觉,可以令人感动到“不明所以”,惊叹到“无以言表”,但未必可以呈现丝丝入扣的情节、逻辑清晰的推理,甚至有时候要捱摸一阵子才能看清人物关系。成功的舞剧往往本身就有清晰的故事原著,例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——几乎大部分中国观众都熟悉孙道临主演的故事片版本。

《素食者》看起来是一部小说吗?似乎是,似乎又不是。它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位女性做了一个噩梦之后,决定从此吃素,随后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。作品以三个主人公的不同视角展开叙述。

第一个是丈夫视角,他认为忽然宣布吃素的妻子英惠的行为,是对婚姻和社会规范的挑战,并感觉困惑和愤怒。最终,他与岳父联手强制英惠吃肉,导致后者精神崩溃入院。

第二个是姐夫视角,这位艺术家对英惠产生了病态的迷恋,以“艺术创作”为名诱骗她成为其人体摄影的模特,被英惠姐姐撞见。英惠成为满足他人欲望的工具。姐夫被送进拘留所。

## 是谁丑化了狼

◆ 周蓬桦

丙午马年来临之时,一部名为《重返狼群》的纪录片火爆大江南北,它先是在小视频传播,后又在国内院线公映。

影片讲述了一个现代版“人与狼”的故事:2010年春,野生动物画家李微漪在四川若尔盖草原写生,从当地牧民口中得知,狼王夫妇死于盗猎毒饵,六只狼崽仅余一只濒死幼崽——这只小狼崽刚刚出生五天,正嗷嗷待哺。善良的李微漪动了恻隐之心,从洞穴里救出狼崽,带回成都家中像养小宠物那样喂养,给它取名叫格林,寓意出自格林童话,是希望小狼崽活在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。

影片引爆观众泪点的,是几个故事细节:在李微漪驻扎若尔盖草原期间,食物短缺,加之李微漪生病需要营养,在不得已的情形下,她偷偷取走了格林埋在雪堆里的野兔,这是格林在寒冬里为自己准备的救命粮。第二天一早,格林扒开雪洞寻找昨天的猎物,发现藏匿处换成了两块压缩饼干,聪明的格林抬头看看远处妈妈的小木屋,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是一匹通人性、懂感恩的狼,它接下来的举动是把当日猎获的野兔,仍然埋在那个雪洞,以方便妈妈再次取走猎物。后来,它干脆把自己的成果送到李微漪居住的小屋门口,或者木窗棂下,给人类妈妈尽着一份孝心。另一个引爆泪点的场景,是李微漪救助格林生下的幼崽——它们被盗猎者残害受伤,限于当时的条件,李微漪只能从身上抽掉一条腰带给小狼进行包

## 守正闻清音,创新见风雅

◆ 陈 洁

春寒料峭、烟雨朦胧,七宝老街赏心院人文茶馆内却暖意融融。不久前,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办的“丝竹春集”在此举行,没有泾渭分明的舞台,没有扩音设备,演奏者与听者围坐在桌旁,围炉煮茶、丝竹悠扬,在袅袅茶香中感受雅韵流转,完美还原了“清风明月,丝竹音乐”的生活本真。这场雅集,既是主办方“拾回蚕丝的声音”项目三年成果的集中展示,更是江南丝竹活态传承的生动缩影,也让我们得以循着这缕清音,读懂这门植根于江南地域文化的传统艺术,如何在岁月中轻吟浅唱,走出一条守正创新的活态发展之路。

江南丝竹,是长在江南水土里的声音。它不张扬、不浓烈,像春雨、像流水、像巷弄里飘来的一缕茶香,清淡细腻、灵动婉转,却藏着一方水土温润的性情。从明清昆曲的余韵,到近代上海的民间雅集,再到今天被悉心守护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江南丝竹一路辗转,在守正与创新之间,延续着独有的风雅。

江南的灵秀,从来都藏在山水与人情里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,这片土地走出了一批杰出的丝竹演奏家:二胡演奏家刘天华、华彦钧、陆修棠、孙文明,琵琶名家李芳园、沈皓初、汪昱庭、程午嘉、卫仲乐,竹笛演奏家陆春龄、赵松庭以及江南笛箫名家孙裕德等,他们共同铸就了江南丝竹的艺术高度,也让生于民间的雅乐,拥有了深厚而绵长的文脉根基。

江南丝竹的源头,可追溯至明代昆曲与清代的“十番鼓”“十番锣鼓”,而真正成熟并风行开来,则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。当时的上海,茶馆林立、社团活跃,文明雅集、清平社、钧天社等丝竹班子相继兴起,乐人以乐会友、切磋技艺,参与民俗礼仪。《三六》《中花六板》《行街》《欢乐歌》等“八大曲”,就这样在市井烟火中慢慢流传,成为几代江南人共同的听觉记忆。

与华彩迤邐的广东音乐、粗犷豪放的北方吹歌不同,江南丝竹胜在小、细、轻、雅。乐器小巧,句法细腻,气质轻盈,格调清雅。以丝弦与竹管相合,用支声复调铺陈层次,靠加花减字、嵌档让路这些民间技艺让旋律自然流淌,让人听来如清泉石上,如风过竹林,平易近人,又自带一股含蓄温润的文人气息。

岁月流转,江南丝竹也曾几经起落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深入,2006年、2008年,江南丝竹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,这缕曾在岁月中渐行渐远的清音得以再度回响。如今在上海,江南丝竹的生机早已悄悄回归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市各类丝竹演奏团队已有100余支,遍布社区、学校、企业与民间社团,常年坚持排练、演出、交流,让古老音乐在日常里复苏了。

江南丝竹的历久弥新,贵在守正不

僵化,创新不离根。近年来,业界围绕传统音乐的传承路径形成诸多思考:是原样封存、静静守护,还是顺应时势、自然生长?有人说,传统的韵味不可丢;也有人说,不随时代前行,便会慢慢老去。而江南丝竹以其独特的传承与实践,给出了明确的答案:守住骨子里的风雅,再长出属于新时

代的姿态。守正,是守住它的“形”与“神”。守住以旋律为魂的东方审美,守住支声复调的传统织体,守住加花、减字的即兴韵味,更守住江南丝竹独有的清新、素雅、灵动与温润的品格。这种对传统的坚守,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发起的“拾回蚕丝的声音”项目中得以体现。

该项目于2023年由公益支持启动,以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团队为学术核心,联合乐器制作师、民间乐社与文博机构,以守护传统乐器生态、复兴江南丝竹本真音色为初心。历经三年深耕,项目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:为重现早期乐器的声音范

式,开展国际协作,参与调制适配琵琶、二胡、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音色的丝弦;修复并复刻了多件传统乐器,在上海大猷堂乐器文化工作室艺术总监沈正国的带领下,团队围绕不同历史时期乐器的原有音色开展深入研究,在修复实践中,逐步积累形成关于老乐器材料、音律及演奏技法等方面的系统认知。在曲目传承上,从明清古谱梳理入手,挖掘并复奏了多首尘封的丝竹乐古谱,让被时光遗忘的“蚕丝之声”重新奏响。在传承普及上,构建“学术复原—活态展演—公众体验”三维路径,将传统

的技艺研究,转化为社区传习、高校课堂、公众品鉴等可听、可赏、可参与的生活美学,努力消除高校学术研究与民间传承的壁垒,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江南丝竹的本真韵味。

创新,则是在传统的底子上,长出新的枝叶。2012年,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组织专家开展江南丝竹专题创作,一批优秀新作脱颖而出,打破了长期以来“八大曲”独占舞台的局面。顾冠仁的《苏堤漫步》《绿野》《春晖曲》,周成龙的《水仙》《春思》《湖光山色》等作品,既保留丝竹的清雅韵味,又在结构、配器、和声上做出现代探索,让传统合奏更富层次、更贴合当代人的听觉审美。它们不是对传统的改写,而是对传统的延续与升华。只有让老曲子有人听,让新作品有人爱,江南丝竹才能具备持续流动的生命力。

从专业院校的学术深耕,到街头巷尾的民间乐队;从老艺人的坚守,到年轻人的加入;从舞台演出,到茶馆雅集、社区排练、校园课堂……江南丝竹正在以一种沉稳且坚守的传承姿态,重新回到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中,使它不再只是遥远的非遗名词,而是在丝韵悠长的回响中,成为人们“以乐养人”的生活方式。

真正的文化传承,从不是刻意的复古,也不是生硬的创新,而是让美好在岁月里自然延续。愿这一缕清雅悠扬的江南丝竹,在烟火与诗意之间,缓缓流淌,久久回响。

